

画美人

我对父亲的仕女画抱有的一种特别的感情,这是因为在母亲生我的那一年,父亲画了一幅很大的仕女画《山鬼》。画面上风狂雨骤,一位神秘动人的女子,在虎豹的环伺下,游于巫山之顶。见过这幅画的人,无不被这画中的气氛所笼罩。父亲自己在画完之后也不禁惊叹:“似真有鬼也。”每当我面对这幅《山鬼》,总觉得那女子在对我说些什么,有招引我前去之意,使我惴惴不安。

山鬼是屈原《九歌》中的女神,她原是楚怀王之女,名叫瑶姬,夭逝后为巫山之神。我从小就爱听父亲说,我们姐妹的名字都是从屈原的楚辞中选出来的。我名字中的“瑶”字在楚辞中出现不少,但不知为什么,我却以为我的“瑶”字与瑶姬有不解之缘。因为这点儿个人因素,我对父亲的仕女画就特别熟悉,特别有感情。

父亲早年专攻山水,人物画很少。父亲的人物画是在入蜀之后才出现的。兵荒马乱,现实的残酷,精神的崩溃,对一个艺术家来说,无疑是最大的历练。就是在这个时期,父亲的笔下出现了湘君、湘夫人、山鬼、云中君等真正的人物形象。从这里,我们便可以窥见父亲的精神。

我见到过不少父亲刚刚到重庆时所画的仕女,大都是用四川皮纸,施以重彩,类似工笔,与后来的风格相距很远。虽然女子画得很美,却乏神韵。对父亲仕女画风格的这一变化过程,我一直抱着很大的兴趣,我从中清楚地看到父亲心中的追求。

名人传记

傅益瑛著

上海辞书出版社友情推荐



傅抱石之女、旅日水墨画家傅益瑛,亲自撰写了此书,生动地披露了许多傅抱石的生活和创作中细节,以及一些不为外人所知的逸闻趣事。此书作为傅抱石的第一本传记,表达了傅益瑛作为女儿对父亲的一种纪念。

入蜀后不久,真正的傅抱石佳人,那些兰蕙之质、林下高风的仕女便跃然纸上了。

父亲所描绘的女子,大都带着激烈的戏剧性的命运。父亲从不借助于激烈的动作,或是复杂的环境,而是着力于开发她们的内心。这些仪静体娴的女子们,默默地,仿佛永不启齿,激荡我们心胸的是她们洋溢着丰富情感的眼睛。这眼睛把她们的人格、她们的历史与心情都倾诉给我们了。

我常常一闭目,便浮现

出父亲画美人眼睛时的情景:专注得甚至有些紧张的神情,不断把眼镜摘下又戴上,不时地弯下腰准备动笔,又挺起身仔细端详,仿佛喃喃自语,又像在与画中人相聊。他手中一支细笔濡了墨,不断地在唇上舐弄,直到感觉最好的时候,才伏下身下笔。父亲笔下的眼睛,从浓到淡,从近到远,有无数层次。只有父亲这样精细的心与手,才能画出这种细腻复杂、灵动多端的眼神,也才能使美人天真无邪的眸子饱含着精神上的无穷喜悦与哀乐。

抗战中母亲生日时,父亲曾精心作画一幅为贺。画上的长题,详叙了入蜀后的生活,以及对母亲艰辛持家的感激。可是画面上所画的却是一位嬉游于柳下的美女子,这就是母亲。这幅画最使我感动。

父亲常说,必须有人格,然后才有画格。每看父亲的仕女画,我都不由得回想起父亲的这句话来。看起来,父亲是很旧式的,但是,父亲却没有一点儿歧视女性的旧意识;再也没有人比父亲更尊重女性,更爱护女性的了。

在我们院子里,有一条藤廊,当鲜艳美丽的凌霄花开满藤架的时候,父亲常领我在廊下散步。他对我说:“你看这凌霄花开得这么漂亮,这么显眼,但是除了柔细的蔓以外,什么支撑都没有,只能攀附在紫藤上。尽管站得比紫藤还高,但只要紫藤一倒,最先倒的就是凌霄花。”父亲告诫我,必先是个立身立业的真正的人,才可能是个好女子。我以为,这也正是父亲画仕女的宗旨——画美人必先画出有品有格的人,然后才可能是美人。

希特勒的生日

大约4月中旬,爱娃·布劳恩来到地堡。令大家吃惊的是,她是乘飞机离开巴伐利亚阿尔卑斯山区,冒着炮火降落在首都几条仍可使用的飞机跑道上的。我甚至不知道希特勒是否事先得知她的到来。

仅仅几天后,即4月16日凌晨,一条消息称,红军已从奥代尔-奈斯分界线发起一次大规模的进攻。左森司令、总理府里的国防军电话总机、希特勒参谋部和地堡之间的电话联系夜以继日地持续着。地堡里,到处都可以感受到一种紧张气氛。克莱布斯和布格多夫将军不停地讨论着,希特勒则格外激动,他表情紧张,显然已经疲惫不堪,但仍坚持在地堡坐镇指挥。

德军防线瓦解了。4月20日是希特勒56岁生日,这一天,苏联坦克已经到达首都附近的小镇,柏林城实际上已被包围。不知是头天还是当天,有人来地堡通知说,已经听到苏军的隆隆炮声了,下午3点的军事会议只得推迟举行。中央走廊里聚集了很多人,至少有20多个。亲信圈子全在那里,实际上,所有的人都到齐了。在这座被封锁的城市里,大家最后一次聚集在“领袖”身边,我不知道这些帝国高官是在什么样的气氛中向希特勒贺寿的,只记得那天晚上聚会结束后不久,戈林迅速离去,他准备当晚前往南方,去会他的太太和女儿,她们都待在奥柏萨尔斯堡的山中,比较安全。

第一次这么多人一起离去,希姆莱、邓尼茨和卡尔登布鲁纳也不失时机地走了。飞机已准备就绪,车队也在等候命令,以便在公路关闭前迅速撤离柏林。希特勒的海军副官卡尔-杰斯科·冯·布特卡默与两名士兵被派往伯格霍夫销毁文件。

纪实文学

「德」罗胡斯·米施著

作家出版社友情推荐



本书作者罗胡斯·米施曾是希特勒的贴身保镖,1940年到1945年间,从柏林的总理府到希特勒的私人住宅,从“鹰巢”、“狼穴”到纳粹总部,他在5年中当值日夜守在希特勒身边,直到第三帝国的灭亡。他目睹了纳粹的许多历史时刻,也了解希特勒的不少秘密,其中包括这个大独裁者与情妇爱娃的私生活……本书由法国《世界报》记者尼古拉·布尔西耶尔文字整理。

动荡不安已到达顶点。那天晚上我没有离开地堡,没有人来找我,我觉得,现场气氛预示一种不祥。希特勒的生日标志着末日的开始。

我想,从第二天起,苏军就突破了大柏林防线,市中心遭到炮击。据我所知,那天希特勒似乎受到了特别的凌辱,精神上遭到重创。

我非常牵挂太太格尔达

蓝大伟要钱

看着奥克兰的介绍,蒋凌霄舒展了一下眉头想,儿子,你真幸运,去了这样一个美丽的地方。从此蒋凌霄的心就牵挂着奥克兰的一切。蒋凌霄把儿子的照片扫到电脑的桌面上,一开机,蒋凌霄就可以看见儿子那阳光灿烂的笑容。

很快,蓝大伟就从奥克兰发来了电子邮件,他兴致勃勃地告诉父母,在奥克兰的语言学校,百分之八十都是来自中国的孩子,有几个甚至跟他来自一个城市,他们平时都说中国话,交流没有一点障碍。大家平时除了上课和到商店买东西需要英语外,其他的只要会简单的口语就OK了。

蒋凌霄开始很欣慰,儿子在一个陌生的国度能很快地适应。但很快她发现这样的环境有另一个负面影响,那就是对儿子学习语言没有一点帮助。于是,她赶紧给儿子写邮件希望能住到当地居民家里,那样会对他学习英语有很大的帮助。

蓝大伟在收到蒋凌霄的邮件后,很长时间没有回音。蒋凌霄知道他不高兴这样做,于是就继续给他发邮件说,在国外学习是第一位的,让他住到当地居民家里也是从学习上考虑的。可能开始生活上不习惯很快就会适应的。家里缩衣节食地供他,希望他好好学习给父母争口气……

接着蒋凌霄在信中反复列举她某某同事或某某朋友的孩子在国外读了什么研究生博士生的,他们国内的父母如何的风光如何的扬眉吐气。蒋凌霄的本意是想激励儿子,没有想到适得其反,很长一段时间蓝大伟就是不回音。蒋凌霄吓得以为儿子出了什么事

都市小说

冯慧著

小说选刊友情推荐



母亲将自己的教育理想不择手段地施加在孩子身上,用各种方式催促孩子奔向那个目标。一旦孩子达不到,痛苦就会随时袭来,并引发悲剧。蒋凌霄一家的悲剧就是这样产生的。为供养儿子出国的高额费用而破产的蒋凌霄在她居住的城市里,见到靠她的血汗钱过着富足生活的儿子蓝大伟时,她的精神世界霎时崩溃了。

了,赶紧给奥克兰打电话,电话里蓝大伟很沮丧地低声说,他是一个很普通的孩子,智商也很一般,母亲对他的期望太大了,恐怕父母最后会对他失望,他的压力太大了。再说他不想住到别人家去,如果一定要他住到别人家还不如现在让他回国。

蒋凌霄没有想到自己的鞭策适得其反,赶紧安慰儿子说,大伟,你理解错了妈的意思,妈不是逼你,谁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好。你千万别说要回来的话,那是要你妈的命!

你想想多少人都知道你出国了,如果你一无所获地回来了,你妈的脸往哪里放?

蒋凌霄说的是实话,蓝大伟出去的时候蒋凌霄恨不得敲了锣,让满世界都知道她蒋凌霄把儿子送出了国。

蓝天洋对蒋凌霄说,你呀,你呀!让我怎么说你呢,心比天高!儿子在国外你还逼他,你就不能顺其自然吗?蒋凌霄反驳他说,我花那么多钱送他出去,难道不该让他知道为什么吗!蒋凌霄嘴上虽然这么说,以后再给儿子发邮件的时候,这样的话说得谨慎多了。

渐渐地蓝大伟平静了,他在奥克兰好像过得很快乐。有一次他发来信说:妈妈,这里的学习环境真是比国内宽松极了,每天就是上午三节课下午两节课,其余的时间都是我们自己的。我真同情我的那些点灯熬油的国内同学们。妈妈,我已经拿了汽车驾照,在奥克兰我的许多同学都买了车。这里的二手车很便宜,大概只相当于国内一两万人民币,我真想自己也拥有一辆。我们校园很大,有了车我可以更方便地在校园里游走,更利于我的学习……

看完信后,蒋凌霄明白儿子是想要钱的,这小子从小就是这样,想要什么东西总是先绕许多弯子。比如想要一双阿迪达斯的旅游鞋,他一定会告诉你班上已经有多少同学拥有这个牌子的旅游鞋了。儿子还会告诉你,穿了这个牌子的鞋以后脚就不会臭了。他的脚臭就是因为长期穿水货旅游鞋造成的。

蓝天洋总是笑蒋凌霄被儿子的伎俩给蒙蔽了。蒋凌霄说,你以为我是傻子,我就是喜欢被他蒙蔽。

开发商沙海河出事了

康镇坤说别急,咱们慢慢说。接下来他问存折,他说工行建行还有什么卡的加起来,怕还有十万八万吧?能赶紧取出来吗?

“都没到期呢。”许丽珊说。

“别心疼那些个利息。”他说,“都什么时候了。”康镇坤说,能取的话,把钱取出来。但是别放在家里,可以送到许丽珊的父母那边,先放着,让老人家别声张。如果不好取就把存折拿去放。得有个思想准备,可能有一段时期这些钱是动不了的。不要惊动其他人,就找二老。岳父是老干部,一般不会给老干部找事的。对老人家不必讲太多,告诉他们不用着急,一切都会过去的。

“我可能有麻烦。”他说,“什么程度现在还不清楚,很难说。”

许丽珊不禁失色,情不自禁抓住他的胳膊追问底细。康镇坤说一两句话讲不清楚。有些情况许丽珊不知道也罢,少麻烦。许丽珊急了,说别跟她含含糊糊。她是他妻子,这是要让她急死还是怎么的?康镇坤笑了笑,抬手在许丽珊的头发上摸了一下。

“看你。”他说,“也许什么事都没有。怎么两句话就让你吓成这样?”

他讲了个笑话,说几个小官员有事应酬,找个地方一起喝酒,喝到半夜都差不多了,打算散伙回家。其中有人过了量,忘乎所以,胡闹,死活不走,还不让大家撤,非得开一瓶再喝。身边人想了个办法,让服务员过来,说某某某,根据群众举报和对你违法违纪线索的初步核查,经研究决定对你实行停职审查。车在下



名家新作

杨少衡著

北京文学友情推荐

边,现在起立,出发,走。这人居然就给镇住,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乖乖站起来,让人架着出门上车离开。上车时就有反应了,连连表态,说一定坦白交代,争取从宽处理。车停一看是自己家,那时很高兴,说这就放回来了?真是坦白从宽。

“别跟我瞎扯!”许丽珊气坏了,叫,“你都干什么你!”

康镇坤还那样,很镇静。“我得到消息了。”他说,“明天可能有人会找我,让我说一些事情。估计不是太简单。今

和女儿。由于要坚守这个致命的地堡,我只能给她们打电话。总理府和我在卢多的家相距不过15公里。但电话没有打通,第一次没能与太太通上话,我的心一下子提了上来。我尝试了好多次,但仍无结果。当时已是后半夜,地堡里一片静谧。在旁边的一间房里,两名哨兵躺在一张乡间小床上,鼾声如雷。

不一会,我发现柏林南部的布里茨电话中心调节器有毛病,卢多、布科夫等地的通信必须经由那里接通。怎么办?我突然冒出一个狂热的念头,尝试与我很熟的慕尼黑调度员总机联系,因为我经常和他们通话。我知道这条线有一条宽带电缆,可以同时接通280条电话线路。电话很快接通了,我迅速向第一位伙伴作了解释。一名女电话员突然闯入我们的交谈。她是专门接长途电话的,很客气地提议碰碰运气。我把可以找到我太太的电话号码给了她,但对此并不抱什么希望。不料,一分钟后,我和格尔达通上了话,她还没睡。

4月22日,突击队队长弗朗兹·谢德尔来找我,告诉我,有几架飞机即将从柏林起飞,他可以在飞机上给我预留一个位子,我现在还来得及把太太和女儿接过来乘坐这架飞机逃离柏林。我出了地堡,上了专用车,以最快速度穿越已成废墟的城市。

然而,格尔达拒绝了。她不想丢下父母不管,女儿也无法同行。她发高烧,体温已达40摄氏度。我们在极度悲伤中告别,我向她许诺几天后回来。我当时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一等就是9年,直到我在苏联的战俘生活结束,才看到格尔达和女儿。

晚赶回来是让你有个思想准备,这些话电话里不能说,只能当面告诉你。一会我收拾点东西,马上得赶回去。明天早上有个会,还得连夜做点准备。”他开了句玩笑,说这是站好最后一班岗。

许丽珊朝他身上用力打了一巴掌:“跟我说实话!”他这才告诉许丽珊说那个人进入了,开发商沙海河。已经近半个月。

“跟咱们不相干啊!”许丽珊叫道,“咱们没拿他钱!”

“所以你别着急。”康镇坤到小卧室的门去看了儿子。他们的儿子今年8岁,上小学三年级,已经会写作文,此刻睡得正香。康镇坤在儿子房间待的时间不长,然后又进了洗手间。许丽珊一动不动站在洗脸台前,还在独自低头垂泪。康镇坤用右臂揽住她,摇她,用了力气。“也可能什么事都没有,像上一回。”他说。

她知道没那么简单。康镇坤职位不太一般,是新港区的管委会主任,党政一把抓,地位显要。新港区靠海,为本市新设的开发区,县级建制,成立也就两年多。康镇坤在新港设区就到那里任职,一号人物,手中有权。大约一年前,一晚康镇坤在家里,接完一个电话后就魂不守舍。许丽珊追问究竟,他说自己可能有麻烦。他那里一家国有企业审计中发现经济问题,管委会的一个副主任陷进去了,有些事涉及到他。他安慰说不要紧,他会想办法解决,不用担心。结果许丽珊忐忑不安一个多月,事情过去了。康镇坤告诉许丽珊,他没事,承担了一些领导责任。类似情况他都讲得很含糊,不愿妻子知道太多。